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一百一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一百十二回　活　　孽妙尼遭大劫　死讐仇趙妾赴冥曹

下一回▶

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衆女人送營審問，女人跪地哀求。林之孝同賈芸道：「你們求也無益。老爺　　我們看家，没有事是造化，如今有了事，上下都躭不是，誰救得你。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，連太太起，裡裡外外的都不干淨。」鳳姐喘吁吁的說道：「這都是命裡所招，和他們說什麽，帶了他們去就是了。都閣本和藤本作：這丢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，寔在是老太太的東西，問老爺們纔知道。等我們報了去，請了老爺們回来，自然開了失单送来。文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報。」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。

惜春一句話也没有，只是哭道：「這些事我從來没有聽見過，爲什麽偏偏碰在咱們兩個人身上！明兒老爺太太叫回來，我怎麽見人！說把家裡交給偺們，如今鬧到這個分兒，還想活着麽！」鳳姐道：「偺們願意嗎！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裡。」惜春道：「你　　能說，况且你又病着。我是没有說的。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，他攛掇着太太泒我看家的。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呢！」說着，又痛哭起來。鳳姐道：「姑娘，你快别這麽想，若說没臉，大家一樣的。你若這麽糊　　想頭，我更擱不住了。」二人正說着，只　　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：「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，我們甄府裡從來是一槩不許上門的，不想這府裡倒不講究這個呢。昨兒老太太的　　纔出去，那個什麽　　裡的尼姑死要到偺們這裡來，我　喝着不准他們進来，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，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。那腰門子一會兒開着，一會兒關着，不知做什麽，我不放心没敢睡，　　到四更

這裡就嚷起來。我来叫門倒不開了，我聽見聲兒　　了，打開了門，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，我便赶走打死了。我今兒纔知道，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。那個姑子就在裡頭，今兒天没亮溜出去了，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麽。」平兒等聽着，都說：「這是誰這麽没規矩？姑娘奶奶都在這裡，敢在外頭混嚷嗎。」鳳姐道：「你聽見說『他甄府裡』，别就是甄家薦來的那個厭物罷。」惜春　　得明白，更加心裡過不的。

鳳姐接着問惜春道：「那個人混說什麽姑子，你們那裡弄了個姑子住下了？」惜春便將妙玉来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。鳳姐道：「是他麽，他怎麽肯這樣，是再没有的話。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，老爺知道了也不好。」惜春愈想愈怕，站起來要走。鳳姐雖說坐不住，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，只得叫他先别走，「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東西　　起來，再派了人看着纔好走呢。」平兒道：「偺們不敢收，等衙門裡来了踏看了纔好　　呢。偺們只好看着。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没有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叫老婆子問去。」一旺進來說：「林之孝是走不開，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，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，已經芸二爺去了。」鳳姐點頭，同惜春坐着發愁。

且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，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，見人追赶，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，要往西邊屋内偷去，在牕外看見裡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：一個姑娘，一個姑子。那些賊那顧性命，頓起不良，就要踹進來，因見包勇來赶，纔獲賊而逃。只不見了何三。大家且躲入窩家。到第二天打　　動靜，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，已經報了文武衙門。這裡是躲不住的，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，去若遲了，通緝文書一行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。内中一個人胆子極大，便說：「偺們走是走，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，長的寔在好看。不知是那個　　裡的雛兒呢？」一個人道：「啊呀，我想起來了，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麽櫳翠　　裡的姑子。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麽寶二爺有原故，後來不知怎麽又害起相思病来了，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。」那一個人　　了，說：「偺們今日躲一天，叫偺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賣行頭，明兒亮鐘時候陸贖閣本和藤本作：續出關。偺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。」衆賊議定，分赃俵散。不題。

且說賈政等送殡，到了寺内安厝　　，親友散去。賈政在外廂房伴靈，邢、王二夫人等在内，一宿無非哭泣。到了第二日，重新上祭。正擺飯時，只見賈芸進來，在老太太靈前磕了個頭，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，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，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，包勇赶賊打　　了一個，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。賈政　　了發怔。邢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　　見了，都唬得魂不附體，並無一言，只有啼哭。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单怎樣開的，賈芸旺道：「家裡的人都不知道，還没有開單。」賈政道：「還好，

偺們動過家的，若開出好的來反躭罪名。快叫璉兒。」賈璉領了寶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，賈政叫人赶了回來。賈璉　　了，急得直跳，一見芸兒，也不顧賈政在那裡，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：「不配抬舉的東西，我將這樣重任托你，押着人上夜巡更，你是死人麼！虧你還有臉來告訴！」說着，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。賈芸　　手跕着，不敢回一言。賈政道：「你罵他也無益了。」賈璉然後跪下說：「這便怎麼樣？」賈政道：「也没法兒，只有報官緝賊。但只是一件：老太太遺下的東西偺們都没動，你說要銀子，我想老太太死得几天，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。原打諒完了事算了賬還人家，再有的在這裡和南邊置坟產的，再有東西也没見數兒。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，若將几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碍，若說金銀若干，衣餙若干，又没有寔在數目，謊開使不得。倒可笑你如今竟换了一個人了，爲什麼這樣了理不開。你跪在這裡是怎麼樣呢！」

賈璉也不敢答言，只得站起來就走。賈政又叫道：「你那裡去？」賈璉又跳閣本和藤本作：跪下道：「趕回去料理清楚再來回。」賈政哼的一聲，賈璉把頭低下。賈政道：「你進去回了你母親，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，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。」賈璉心裡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，他死了問誰？就問珍珠，他們那裡記得清楚。只不敢駁回，連連的答應了，起來走到裡頭。邢、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，叫賈璉快回去，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「明兒怎麼見我們！」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来，一面命人套車預脩琥珀等進城，自己　　上騾子，跟了幾個小廝，如飛的回去。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，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，　　上了馬來趕賈璉。一路無話。

到了回藤本作：回了家中，林之孝請了安，一直跟了進來。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，見了鳳姐、惜春在那裡，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，便問林之孝道：「衙門裡瞧了没有？」林之孝自知有罪，便跪下回道：「文武衙門都瞧了，來踪去跡也看了，屍也驗了。」賈璉吃驚道：「又驗什麼屍？」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。賈璉道：「叫芸兒。」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。賈璉道：「你見老爺時怎麼没有回周瑞的乾子閣本和藤本作：兒子做了賊被包勇打死的話？」賈芸說道：「上夜的人說像他的，恐怕不直閣本和藤本作：真，所以没有回。」賈璉道：「好糊　　東西！你若告訴了我，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。」林之孝回道：「如今衙門裡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。」賈璉道：「這又是個糊　　東西，誰家的人做了賊，被人打死，要償命麼！」林之孝回道：「這不用人家認，奴才就認得是他。」賈璉聽了想道：「是啊，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。」林之孝回說：「他和鮑二爺打架來着，還見過的呢。」賈璉聽了更生氣，便要打上夜的人。林之孝哀告道：「請二爺息怒，那些上夜的人，　　了他們，還敢偷懶？只是爺府上的規矩，三門裡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，就是奴才們，

裡頭不叫，也不敢進去。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，見三門關的嚴嚴的，外頭的門一重没有開。那賊是從後夾道子来的。」賈璉道：「裡頭上夜的女人呢。」林之孝將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爺審問的話回了。賈璉又問「包勇呢？」林之孝說：「又往園裡去了。」賈璉便說：「去叫來。」小廝們便將包勇帶来。說：「還虧你在這裡，若没有你，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。」包勇也不言語。惜春恐他說出那話，心下着急。鳳姐也不敢言語。只見外頭說：「琥珀姐姐等回来了。」大家見了，不免又哭一塲。

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，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，餘者都没有了。賈璉心裡更加着急，想着「外頭的棚杠銀、厨房的錢都没有付給，明兒拿什麽　　呢！」便呆想了一會。只見琥珀等進去，哭了一會，見箱櫃開着，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，便胡亂想猜，虛擬了一張失單，命人卽送到文武衙門。賈璉復又派人上夜。鳳姐、惜春各自回房。賈璉不敢在家安歇，也不及埋怨鳳姐，竟自　　馬趕出城外。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，又打發了豐兒過去安慰。

天已二更。不言這裡賊去關門，衆人更加小心，誰敢睡覺。且說夥賊一心想着妙玉，知是孤菴女衆，不難欺負。到了三更靜，便拿了短兵器，帶了些悶香，跳上高墻。遠遠瞧見櫳翠菴内燈光猶亮，便潛身溜下，藏在房頭僻處。等到四更，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燈，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。歇了一會，便嗳聲嘆氣的說道：「我自元墓到京，原想　　個名的，爲這裡請來，不能又棲他處。昨兒好心去瞧四姑娘，反受了這蠢人的氣，夜裡又受了大驚。今日回来，那蒲團再坐不穩，只覺肉跳心驚。」因素常一個打坐的，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。豈知到了五更，寒顫起來。正要叫人，只聽見窻外一响，想起昨晚的事，更加害怕，不免叫人。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。自己坐着，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顖門，便手足麻木，不能動弹，口裡也說不出話来，心中更自着急。只見一個人拿着明晃晃的刀進來。此時妙玉心中　　是明白，只不能動，想是要殺自己，索性橫了心，倒也不怕。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，輕薄了一會子，便拖起背在身上。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。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，被這强盜的悶香薰住，由着他掇弄了去了。

　　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墻邊，搭了軟梯，　　上墻跳出去了。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着，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，反打起官銜燈籠，叫開柵欄，急急行到城門，正是開門之時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，也不及查詰。赶出城去，那夥賊加鞭赶到二十里坡，和衆强徒打了照面，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。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汚辱，還是不

屈而死，不知下落，也難妄擬。

只言櫳翠　　一個跟妙玉的女尼，他本住在静寶閣本和藤本作：室後面，睡到五更，聽見前面有人聲响，只道妙玉打坐不安。後來聽見有男人脚步，門牕响動，欲要起来瞧看，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，又不聽見妙玉言語，只睜着兩眼聽着。到了天亮，終覺得心裡清楚，披衣起來，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，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。豈知妙玉的踪跡全無，門　　大開。心裡咤異，昨晚响動甚是疑心，說：「這樣早，他到那裡去了？」走出院門一看，有一個軟梯靠墻立着，地下還有一把刀鞘，一條搭膊，便道：「不好了，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！」急叫人起來查看，菴門仍是　　閉。那些婆子女侍們都說：「昨夜煤氣熏着了，今早都起不起来，這麽早叫我們做什麽。」那女尼道：「師父不知那裡去了。」衆人道：「在觀音堂打坐呢。」女尼道：「你們　　做夢呢，你来瞧瞧。」衆人不知，也都着忙，開了菴門，滿園裡都找到了，「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。」衆人來叩腰門，又被包勇罵了一頓。衆人說道：「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，所以來找。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，問一問來了没来就是了。」包勇道：「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，已經偷到手了，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。」衆人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說這些話的防着下割舌地獄！」包勇生氣道：「胡說，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。」衆人陪笑央告道：「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，没若閣本和藤本作：若沒有，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。」包勇道：「你不信你去找，若没有，回來問你們。」包勇說着叫開腰門，衆人且找到惜春那裡。

惜春正是愁悶，惦着「妙玉清早去後不知　　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没有，只怕又得罪了他，以後總不肯來。我的知己是没有了。况我現在寔難見人。父母早死，嫂子嫌我，頭裡有老太太，到底還疼我些，如今也　　了，留下我孤苦伶仃，如何了局！」想到：「迎春姐姐磨折死了，史姐姐守着病人，三姐姐遠去，這都是命裡所招，不能自由。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，無拘無束。我能學他，就造化不小了。但我是世家之女，怎能遂意。這囘看家已大躭不是，還有何顔在這裡。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，將來的後事如何呢？」想到其間，便要把自己的青絲絞去，要想出家。彩屏等聽見，急忙來勸，豈知已將一半頭髮絞去。彩屏愈加着忙，說道：「一事不了又出一事，這可怎麽好呢！」正在吵鬧，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。彩屏問起來由，先唬了一跳，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没來。裡面惜春聽見，急忙問道：「那裡去了？」道婆們將昨夜　　見的响動，被煤氣董閣本和藤本作：薰着，今早不有見妙玉，菴内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。惜春驚疑不定，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，必是那些强盜看見了他，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。但是他素來孤潔的狠，豈肯惜命？「怎麽你們都没　　見麽？」衆人道：「怎麽不　　見！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着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。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，不能言語。况且賊人必多，

拿刀弄杖威逼着，他還敢聲喊麼？」正說着，包勇又在腰門那裡嚷，說：「裡頭快把這些混賬的婆子赶了出来罷，快關腰門！」彩屏　　見恐躭不是，只得叫婆子出去，叫人關了腰門。惜春于是更加苦楚，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，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。大家商議不必聲張，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，且等老爺太太囘来再說。惜春心裡的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賈璉囘到鐵檻寺，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，開了失单報去的話囘了。賈政道：「怎樣開的？」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，並說：「這上頭元　　賜的東西已經註明。還有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，等侄兒脫了孝出去托人細細的緝訪，少不得弄出來的。」賈政　　了合意，就點頭不言。賈璉進内見了邢王二夫人，商量着「勸老爺早些囘家纔好呢，不然都是亂麻是的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們在這裡也是驚心吊胆。」賈璉道：「這是我們不敢說的，　　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。」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。

過了一夜，賈政也不放心，打發寶玉進來說：「請太太們今日囘家，過兩三日再来。家人們已經派定了，裹頭請太太們　　人罷。」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干人伴靈，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，其餘上下人等都囘去。一時忙亂套車備馬。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别，衆人又哭了一場。都起來正要走時，只見趙姨娘還　　在地下不起。周姨娘打諒他還哭，便去拉他。豈知趙姨媽滿嘴白沫，眼睛直　　，把舌頭吐出，反把家人唬了一大跳。賈　　過來亂嚷。趙姨娘醒來說道：「我是不囘去的，跟着老太太囘南去。」衆人道：「老太太那用你来！」趙姨娘道：「我跟了一輩子老太太，大老爺還不依，弄神弄鬼的來箅計我。我想仗着馬道婆要出出我的氣，銀子白花了好些，也没有弄死了一個。如今我囘去了，又不知誰来算計我。」衆人　　見，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。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瞅着。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死是自己願意的，與趙姨娘什麼相干，放了他罷。」見邢夫人在這裡，也不敢說别的。趙姨娘道：「我不是鴛鴦，他早到仙界去了。我是閻王差人拿我去的，要問我爲什麼和馬婆子用魘魔法的案件。」說着便叫「好璉二奶奶，你在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，我有一千日的不好還有一天的好呢。好二奶奶，親二奶奶，並不是我要害你，我一時糊塗，　　了那個老娼婦的話。」正鬧着，賈政打發人進來叫　　兒。婆子們去囘說：「趙姨娘中了邪了，三爺看着呢。」賈政道：「没有的事，我們先走了。」于是爺們等先囘。這裡趙姨娘還是混說，一時救不過來。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，便說：「多　　幾個人在這裡瞧着他，偺們先走，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瞧罷。」王夫人本嫌他，也打撒手兒；寶釵本是仁　　的人，雖想着他害寶玉的事，心裡究竟過不去，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；周姨娘也是個好人，便應承了。李紈說

道：「我也在這裡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可以不必。」于是大家都要起身。賈　　急忙道：「我也在這裡嗎？」王夫人啐道：「糊　　東西！你姨媽的　　活都不知，你還要走嗎！」賈環就不敢言語了。寶玉道：「好兄弟，你是走不得的。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。」說　　，都上車回家。寺裡只有趙姨娘、賈　　、鸚鵡等人。

賈政、邢夫人等先後到家，到了上房哭了一場。林之孝帶了家下衆人請了安，跪着。賈政喝道：「去罷！明日問你！」姐鳳那日發暈了几次，竟不能出接，只有惜春見了，覺得滿面羞閣本和藤本作：羞慚。邢夫人也不理他，王夫人仍是照常，李紈、寶釵拉着手說了几句話。獨有尤氏說道：「姑娘，你操心了，倒照應了好几天！」惜春一言不答，只紫漲了臉。寶釵將尤氏一拉，使了個眼色。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。賈政畧畧的看了一看，嘆了口氣，並不言語。到書房席地坐下，叫了賈璉、賈蓉、賈芸吩咐了几句話。寶玉要在書房来陪賈政，賈政道：「不必。」蘭兒仍跟他母親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着，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。並將周瑞供了出來，又說：「衙門拿住了鮑二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。現在夾訊，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。」賈政聽了大怒道：「家奴負恩，引賊偷窃家主，真是反了！」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，送到衙門審問。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來。賈政道：「你還跪着做什麽？」林之孝道：「奴才該死，求老爺開恩。」正說著，賴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，呈上喪事賬簿。賈政道：「交給璉二爺算明了来回。」　喝着林之孝起來出去了。賈璉一腿跪着，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。賈政把眼一瞪道：「胡說，老太太的事，銀兩被賊偷去，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麽！」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，跕起來也不敢動。賈政道：「你媳婦怎麽樣？」賈璉又跪下說：「看來是不中用了。」賈政嘆口氣道：「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！况且　　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着，也不知是什麽症候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」賈璉也不敢言語。賈政道：「傳出話去，叫人帶了大夫瞧去。」賈璉卽忙答應着出來，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。未知死活，下回分解。